

解析2018浙江省杭州市中考作文题 “麻烦”中的“不麻烦”

指导老师 市实验学校 郑喜微

【真题再现】

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常常会说“麻烦你了”,给您添麻烦了。可能是打扰了人家,这样说是表达歉意;或许是得到了他人的关照和帮助,这样说是出于礼貌,表示谢意。

人与人交往中,看似简单的一句话,其实隐含着为人处世的道理。

你是否有麻烦别人或别人麻烦你的经历?讲述你的故事或见闻,分享你的感悟,写一篇600至800字的文章。

【考题详析】

2018年的杭州中考作文,看似“麻烦”,实则“不麻烦”。题目直击学生的日常生活,“麻烦”他人或被他人“麻烦”的经历较为常见,能够直观地唤醒学生真实的生活体验,让学生有话可说,有情可抒。题目不故作高深,学生亦不易跑题,只需要大胆书写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,做到叙事抒真情,悟真理即可。

今年的作文题从小处说,是希望孩子们关注生活中的社会交往、为人处世。从大处说,是引导孩子们思考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“和谐”的内涵。

一、审题选材

因为考题贴近生活,学生不易偏题、离题。作文要想取得高分,如何推陈出新、写出高度是关键。

首先是“扩题定向”。谁麻烦了谁?可以是我麻烦了别人,也可以是别人麻烦了我。而选材中的“别人”不能局限,要打开。别人可以是亲人,亲人包含无私付出的父母,包括给予万分疼爱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,也包含虽不常见但曾给予过自己关爱,自己也给其带去麻烦的远亲们;别人可以是同学,不要拘囿同班同学,可以是隔壁班,可以是不同年级,可以是补习班的同路人等等;别人更可以是朋友,而这“朋友”要区分于同学,也许是从小到大的玩伴,也许是志同道合的友人,也许是患难与共的死党;别人也可以是老师,天天相处,天天有课堂内外方面的交集,可以说是麻烦最多的人;别人也可以是陌生人,陌生人的范围就将选材扩展到无限大。

再次是“精挑细选”。遵循戴师初的“三番来者”,即“凡作文者,第一番来者,陈言也,扫之不用;第二番来者,正语也,停之不用;第三番来者,精意也,方可用”。

之。“麻烦别人或别人麻烦我”什么事?是一桩小事还是一个大忙?是在我眼中的大事在别人眼中的小事?还是与之相反?一次次跳入脑中的选材要一次次地反问,自我觉着新鲜可用,独创性强的才选定来用。事件一定要清楚明了,能以小见大,能反弹琵琶最好。

一言以蔽之,学生如果能在真实的情境中,将朴素的故事处理成精妙的细节描写,书写温暖的情怀,方可润物无声,动人心弦。

二、思辨立意

不管是“我麻烦了别人”,还是“别人麻烦了我”,与之收获的往往是“不麻烦”。所以在看似“麻烦”实则“不麻烦”的立意中,就需要较强的思辨性,才能较好地体现“为人处世”的道理。我们需要思考,当“我麻烦了别人”,我可以获得什么?获得了爱、帮助、温暖、快乐。当“别人麻烦了我”,从平向立意来看,我只有付出没有收获,这时候就更能体现思辨性。反思我又能获得什么?原来我可以获得助人为乐的快乐、别人对我的尊重、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是由此及彼,发现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“麻烦”。从中体会那种“需要”与“被需要”、“尊重”与“被尊重”、“感激”与“被感激”之间的辩证关系,继而获得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。

思辨的过程中,中间会有一个“反转”的过程,因为本身所表达的谢意和歉意肯定要升华到所领悟到的“为人处世”的道理。如何“反转”?一则前面要做好铺垫,不能转得太突兀;二则不妨可以尝试一连串地自我反省、自我发问来自然过渡。

文章的厚度在于学生生活的厚度,文章的灵气在于学生心灵的敏感度,写作的深度在于学生思维的深度。看似简单的作文题目,更能体现学生的厚度、敏感度和深度。

【习作展示】

麻烦您了

市实验学校九(1)班 陈眉含

我一直不想要麻烦母亲。我自认自己是一个较为独立的人。在很早的时候,我就会和母亲说:“不用麻烦了,我自己会。”不用麻烦,以及“你有点烦”。我不想麻烦母亲,不仅仅是因为我对于自己的自信,我想,更多的是我躲避她唠叨的一种屏障。我可以自己在开学的时候拿着学费去老师那儿缴,我可以自己周五乘公交车去补习,我可以一个人出门和同学去旅游。看,我不用麻烦母亲。瞧,我为此洋洋得意。

这种固执而天真的观念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潜意识里,可是那天

那是夜里的一场雨。待我学完英语,已是八点半。夜里的淅淅落落,像一张深不可测的网编织着天空,略带一丝凉意。没有带伞的我站在屋檐下,瞧见了远方奔来的人——是母亲。是的,早在补习还未结束时,她就打了我手机十几个电话,在连续不断的响铃中,我接起了电话。她说,今晚妈妈来接你,带伞了吗?要不要妈妈进小区里来?我一口回绝:不用麻烦了。

雨,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大。我躲在了屋檐下,正准备要走,却看到了她的身影。母亲递给我一把伞,只说了一句话:“别淋湿了。”我一言不发,跟了上去。借着微弱的灯光,我看到了母亲那条时尚的喇叭裤被打湿的裤脚,她素来爱干净,我是知道的。直到上了车,我郑重说了一句:“其实不用这么麻烦,一小段路,淋一会儿就到了。”她用纸巾擦擦裤脚的污渍,说别感冒了。一时间,我竟说不上什么话。

我望了望母亲,看见了她略微狼狈的模样,我看了看脚下,那是一把新伞,甚至连标签都没扯掉,我环

顾四周,远处微弱的灯光告诉我,原来百米之外,有一家十足超市。我本想抱怨,但看到这,也只剩下了无尽的思考。

我真的不曾麻烦过她吗?不,不是的。当开学时,我拿着一包用信封包好的钱时,是她早就准备好的,我不去寝室铺床垫,是因为早在开学前一天,就已安顿好的,我可以安心出门旅游,是因为她早已为我准备好了一切,我只用拎包出门,每次回家,都可以马上在书桌上写作业,是因为我凌乱的书桌是她早已收拾好的。其实这些,我都知道。

可是,我不会说出来。我的内心存在着极度的自私,我不认为我打扰了她,我当然也不会认为我得到了她的关注和帮助,我也不会表达谢意,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,所以从来不在意。我从来认为,这理所当然,甚至这成了我内心一种可笑的负担,所以我从来不会说“麻烦您了”。

我感到有些悲哀,不仅是我,更多的是母亲。我竟不知道,自己随口那句“不用麻烦了”,你好烦,多少次击中了她的心。

我侧过身去,看着母亲开车,她笑了,问:“看着我干什么?怪狼狈的。”我也笑了,说:“妈,我发现你挺好看的。”她嘴角一扯,像个烂漫的姑娘,笑得更加开心了。

一个红灯停下,我开口道:“妈,麻烦你了。”她先为一怔,随后又眯了眯眼与我对视,笑了。而这次,她笑得更深沉,更有韵味了,犹如这雨夜里盛放的玫瑰。

谢谢你,阿德!

市实验学校九(2)班 卢嘉俊

阿德是个黄包车夫,但又不仅仅只是一个黄包车夫。他主要帮我爸经营的熟食店运输物品,却很少载人。除了我。

每次去菜场吃饭,见到门口停着一辆饱经风霜的黄包车,装钱的铁盒早已锈迹斑斑,车头按的小喇叭似啜泣的小孩般耷拉着脑袋,车座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好几包物品,甚至有的放在盆中悬挂起来,像公交车上各行各业的人挤成一团,拼命寻找留给自己的空间。

有这番景象,我便知道是阿德来了。到店里一看,果真,我爸正嘱咐着他把牛肉和鸭舌送去那个店,把鸡腿烤鸭送到这个店。每当爸爸嘱咐完,就要拿出一百块付车钱并说麻烦他时,他总一直推辞:“不用,不用,不麻烦的。”话语中掺杂着憨厚固执的语气,双手一直推辞着我爸递钱的手,似做着坚决的防御,他那张好似炭燃烧时才会出现的红色脸庞在刹那间一闪而过,只有我爸在后面追赶着他到门口,大喊:“麻烦你了!”

但他从来不嫌麻烦!阿德的黄包车似乎也承载了我整个懵懂的童

年。小时候我喜欢玩具,总嚷着要去小巷尽头的那家店买玩具,我妈总说:“让阿德拉你去。”听到让阿德送我去,我便安心,手里攥着钱,翘首企盼那辆黄包车的出现。他也从来从不向我要车钱。时间一久,便成了惯例,我也习惯性不给钱。小巷门口总挤满了轿车,我总在黄包车上踩着脚说:“帮我开到门口!”他总是服从的,像一条泥鳅,滑溜溜地滑出了拥堵的车流。有时候堵得厉害,我便不耐烦,他总会安慰郁闷泄气的我:“玩具不会没得卖的,别着急。”到了后,待我下车那一刻,阿德总戏说着问我:“不给车钱啊?”我就说:“哈哈,才懒得给你哩!”话音刚落,我早已像风一样飞进文具店。

从懵懂到成熟这段路上,他的身影总在我眼中浮现。每次送走他的总是那句“麻烦了!”他仿佛已是我的家人,随时能坐下来添双筷子吃顿饭那般,谁也不觉得麻烦了谁!

如今,我与他已有些生疏,但事实上,他却从没忘记过我,是我不断嫌着他傻气、笨!现在我明白了,以前,不是人情,也不是感恩,那一句句“麻烦了”“不麻烦”是人间最温暖的爱,对我,对我们一家!

麻烦了

市实验学校九(1)班 钟林慧

我欠了她一句话,已经很久很久。周五晚上,没有及时完成补习作业的我一遍遍地轰炸着妈妈的电话,姐姐为什么不来给我送啊?我问道,她要加班。唉,真是的,都怪她害我完成不了手机上的作业。那你问问表姐吧,看她能不能来。我尽力地压抑着心头的烦躁,可汹涌的怒气如浪潮一次次地冲击着我。过了好一会儿,表姐来了,总算做完了作业。

快9点了,楼梯上的脚步声逐渐清晰,一抬头,是姐姐,她呼着粗气,头上的碎发因汗水而拧成一股,贴在脸上。她递过手机,顺带将责怪的目光也射了过来,生气地说道:“你上个星期都干什么去了,英语补课作业不是早就布置了吗,拖到这时候。你都在干什么!受了这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,我不甘受气,大叫:‘你不是也没来,还不是叫别人送来的?’我作业写好了,你倒来了,就是来骂我的是吗!两道目光相交,一样愤怒,一样激烈,一样不甘示弱。‘你又不是妈妈,你干吗管我!’对啊,我干吗管你!她生了气,拎包就走。顿时,房间里充满寂静,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,唯有那弥漫在空气中战场上的硝烟时时提醒着我刚刚的荒唐。

我讨厌她!以为失去了家长的管束,却又落入另一个魔网,都是她。我似乎说不出的,心中的怒气逐渐消失。四下寂静无声,眼前闪过一幅幅早已落灰的画面。

天蒙蒙亮,晨光从还未完全打开的天空中挤入,匆匆起床的她顾不得糟乱的头发,一手提着带给我的早餐急忙赶来,中午12点,本该惬意享受着午餐的她不得不坐在车里等我下课。晚上8点,她又只能关了电视,无聊地盯着我写作业。每到周末,本该是假期的日子却变得像战场,没有了一觉睡到自然醒的美好早晨,没有了自由自在的逛街时间,没有了心心念念的下饭综艺,没到老妈子的年纪,却不得不当个妈。对啊!她又不是我妈,干吗要管我呢?

心头的怒气倒被愧疚填满,刚刚脱口而出的冲动却一次次地拷问着我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不敢抬头,只敢盯着姐姐的衣服上被风吹起的一角,刚接过的早餐冒着热气,暖着我的手,你暖着我的心。我鼓起勇气,很轻地道了一声:“麻烦你了。”她回头一笑,眼角的笑纹浮起,知道错了?那就好,有什么好谢的。她转身坐上车,笑容却驻在我心头。

我终于道出了这句欠了已久的话:“麻烦你了!”